



贵州作家

王蒙题



第三辑

涉水

王华

大教堂

戴冰

从殊荣走向辉煌

铁汉

钟硕的诗

钟硕

冲出绝境

汪小川

GUIZHOU ZUO JIA

贵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作家

(第三輯)

王蒙題 

貴州文學院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作家第3辑 / 贵州文学院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12

ISBN 7-221-07592-1

I. 贵... II. 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当代 IV. I21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177 号

书 名 贵州作家第3辑

著 者 贵州文学院编

责任编辑 杨民生

封面设计 孔海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21-07592-1/I·1528 定 价: 25.00 元

《贵州作家》编辑委员会

顾 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编委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唐流德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 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 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健勇

主 编：苑坪玉

副 主 编：欧阳黔森(常务) 孔海蓉 苏 丹

雄关漫道

中央电视台
八一电影制片厂
贵州省委宣传部
成都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
北京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
联合摄制

编剧：欧阳黔森 陶纯
导演：张玉中
摄影：强 军
美术：刘 明
制片主任：李树臣
统筹：陈 兵
主要演员：贺 龙——杜 源
关向应——张日辉
王 震——李燕生
徐向前——任明生
任弼时——王 健
肖 克——王 朴
朱 德——王伍福
刘伯承——张再新

- 1 欧阳黔森在《雄关漫道》开机仪式上发言
- 2 《雄关漫道》导演张玉中在开机仪式上发言
- 3 朱德扮演者王伍福在开机仪式上发言
- 4 欧阳黔森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 5 欧阳黔森与贺龙扮演者杜源在一起
- 6~9 《雄关漫道》剧照





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在《雄关漫道》
开机仪式上讲话



《雄关漫道》开机仪式合影



贵州省召开

「现代文学先贤寿生先生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全体人员合影



左起：明卫华、张幼琪、苑坪玉、井绪东、王朝文、龙志毅、干正书、何光渝、彭晓勇、王立亚、申远初



研讨会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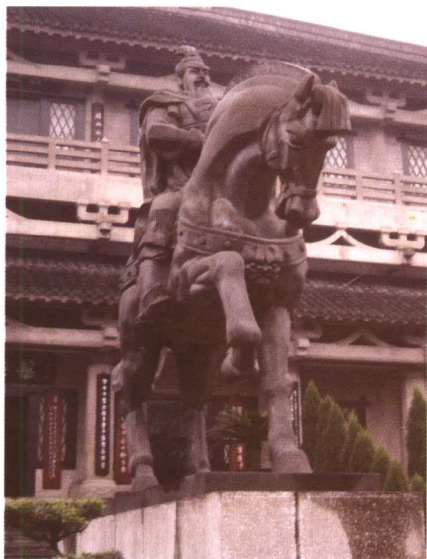
『贵州作家』举办



改稿会



国酒文化城



目录

中篇小说

涉水	王 华	3
新闻记者	唐玉林	21
风卷龙坝村	唐绍华	36
雄风满山		
——佗山风谣卷	胡长斌	62

短篇小说

大教堂	戴 冰	76
散落的碎屑(两篇)	刘照进	80
投我一票	弓 长	87
青春从心头掠过	酉蕾宁	98
地 缝	吴金生	103
猪槽里的月亮	雷 霖	108

儿童文学

城市里的鸭子	胡巧玲	114
--------	-----	-----

茅台论坛

从殊荣走向辉煌		
——茅台酒与世博会	铁 汉	126

诗 歌

钟硕的诗	钟 硕	142
变换(外五首)	袁 伟	147
蓝调子和旧火焰	白 沙	149
蓝山之死	李一婷	151
贵州杂咏(十首)	张志侠	153
诗词三首	罗建明	154
扶贫雪里行	李远刚	154

散文

高原视野

- 吉妮丽吉情歌(外一篇)
——写在“中国南方喀斯特”申遗之际 韩小蕙 155
生与死的对视(外一篇) 张 劲 161
乌江上的生命(外一首) 田永红 165

心灵之旅

- 父亲的园子(外二篇) 戴明贤 168
听乐札记(二题) 袁政谦 173
下河湾以西 柯真海 177

往事如烟

- 赤心拳拳、风骨铮铮的汪小川 胡维汉 181
汪小川先生旧作·冲出绝境(中篇小说) 184
附录:关于《冲出绝境》的一些考证及其他 203
请王蒙、彭荆风来讲学 涂尘野 211
回忆“贵州文艺社通讯员会议” 周青明 213

作品评论

- 可以嗅到气息的小说
——评王华的《馈赠》 王 干 215
苦难的另一种诠释
——析贵州作家王华的小说创作 孔海蓉 216
马学文《木偶》里的“后童话性” 青 禾 219
一部饱含寓言和思辨色彩的长篇小说 井绪东 222
君说故乡人 多少故乡情
——读彭晓勇专著《沈从文与读书》 饶鹏飞 224

作家创作谈

- 1983年的《心债》 宋 渤 227

文 讯

- 首届“乌江文学奖”评奖工作综述 孔海蓉 230

信息瞭望

232

征稿启示

235

汪小川一九一三年出生

卒于一九五五年原籍

安徽岳西縣系老紅

軍一九五五年后

在貴州工作曾任

中共貴州省委

宣傳部

長工小說散

文古詩詞

出版有汪

小川詩詞選

二〇〇三年

月作汪

小川漫像

敬書



前言

年初,在《贵州作家》的第一辑前言里,我们曾说,这本书相对于亟待扶持和培养的贵州作家队伍来说,“只能算是枯枝梢头的一丝淡淡的绿意”;短短数月,春华秋实,当我们刊出的文章由全国性的知名文学选刊转载;当我们从各个途径感受到省内外对它的关注;当我们的案头堆积起贵州各地新老作家的来稿,我们的电子邮箱里频繁往来着编读信件,我们简单的办公室里常进出着为“贵州作家”而来的人们,或关切、或期待……当我们阅读稿件,为作者的才华欣喜,为精彩的文笔感动,为老作家的宝刀未老和新作者的锐意凸现而振奋,我们由衷地感受到:文学,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承前启后,薪火相继,以灵魂的述说不懈地记录着我们的生命和人生,记录着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它的光亮从未黯淡,一直在岁月的长河与时代的变迁里隅隅而行。

在4月出版的第二辑中,我们刊发了马学文的中篇小说《木偶》,引起了读者较大的反响。《小说选刊》很快决定选登这篇小说,并在要目位置重点推出。《木偶》以机智的叙事、饱满的生活情景、表面朴实憨愚实则冷静深邃的语言风格,描写了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在社会裂变中的乡村名利场上,蜕变为人格扭曲的腐败一员的故事。小说所产生的阅读震撼,使我们感受到了期望已久的、贵州文学应有的力度和张力。本辑推出的我省青年女作者青禾的评论——《马学文〈木偶〉里的“后童话性”》,同样是一篇才气逼人的评论文章,希望能与《木偶》相得益彰。

每一辑的中篇头条,我们都渴望发表更多作者的有份量的作品。而这一辑经斟酌后,仍然推出女作家王华的《涉水》。王华是我省近年异军突起的年轻女作家,她丰厚的生活积累、独特的文学视角、成熟的语言能力,使她的作品具备了相当的品质。《涉水》讲述一个基层干部和几个女人的纠葛,是对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另一种诠释”(见本期孔海蓉评论《苦难的另一种诠释》)。情景、细节常有妙笔生花,语言老练大度;对人心人情的刻画,犹如以艺术的刀笔轻轻划开生活的肌肤,揭出下面丰满的血肉,延续着王华作品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短篇头条则推介戴冰的《大教堂》,这是一篇充满书写个性的、有着后现代文化色彩的小说。作者将崇高庄严的宗教、哲学、历史和文化的问题,化为天马行空又信笔拈来的寓言式作品,浓厚的知性与风格化的语言,构成了独有的阅读乐趣。

钟硕是我省的青年女诗人,她在网络诗坛上颇有声名,也在一些重要诗刊上发表过诗作。钟硕的诗起笔自然而寓意高远,意象朴素却情感丰富,常由日常的、具象的情景直逼形而上的追问,在一花一世界中发清虚高渺之音,诗歌语言清丽而洒脱。我们选发其一组诗作,期望能给读者深刻印象。

本辑的“旧作欣赏”栏目,我们刊发了汪小川先生的中篇小说“冲出重围”及诗作、书信等旧作一组。编者后学,不知先生有如此浓墨重彩、泣血讴歌的作品,表现出特殊历史事件中生与死的搏斗、人与自然的殊死抗衡,如闻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又余音不绝,对作者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人格力量和博大心胸钦佩不已。借此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推出此作,相信读者能隔着历史的烟尘,领略其中不可复制的高蹈与苍劲。

应该说,《贵州作家》作为贵州文学的一个平台,虽起步不久,已迅速地聚集了作家队伍,发掘了文学新人,展示了贵州作家的整体实力,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文学的创作。而纵观当下中国的文学状况,我们也时时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要再塑贵州文学的辉煌,还需新一代作家们的厚积薄发、上下求索;要从整体上提高贵州文学的创作水准,还需不断扩展视野、与省外作家交流。

从《贵州作家》诞生半年所产生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来看,作为贵州作协文学创作,我们无疑肩负着诸多的使命。因此,我们开辟了散文中“高原视野”的栏目,借作家手笔描绘记录贵州地域丰富斑斓的自然与文化;本辑编成后,我们组织从来稿中发现的有才华有潜力的作者举办改稿班,借以培养扶持青年作家;从下一辑开始,我们还将选编一些省外未名作者的优秀作品,和贵州文学创作形成互动……切盼我们微薄的努力,能使贵州文学枝头的绿意,终开出蓬勃的花朵。

涉水

王 华

1

陈国思老母死了。按照老母的遗嘱,丧事在老家办。消息传出后,全县各科局各机关全举了花圈去了。去了也不是把花圈送了就走,而是要在这里最少坐上一夜,三五几个地坐在一起打牌,热闹主人,这叫守夜。夏艳跟陈国思说,你就在他们跟前转转,走走,跟大家说些话儿,其余的我来管吧。

老家的房子不宽,院子也不宽,花圈和人都太多,吊唁的人们被分散到邻居家。不在死人的屋子里,还叫不叫守夜呢?可人们不管,人们一样坐在一起打牌。老家的条件也不好,屁股下是硬板凳儿,还黑乎乎的,桌也是黑乎乎油腻腻的,一张报纸铺上去,就粘上了,撕都撕不下来。老家没有空调,倒是有好多好多的蚊子。蚊子们集团出动,客人们手脚就有些忙不过来了。但就这样客人们还是要坐在一起打牌。一边打牌一边打蚊子。蚊子叮得人心里烦乱,牌就打不好,眼就有些红了。陈国思来了,他们急忙把熬红了的眼睛眯起来,点着头恭敬地叫一声陈县长。陈国思不摆架子,那个平时放射着藏不住的光芒的头也给孝布遮住了。陈国思的脸上同时保留着一份哀伤和一份友好的微笑,他朝跟他打招呼的人点头,也跟只看着他笑的人点头。本来陈国思没来时,打牌的人们都比较沉默,因为他们的嘴都用来抽烟了。可陈国思一到,这个地方就突然起来了很多声音,烟同样抽,但抽烟的嘴也能发出声音。这些声音可以是笑声,也可以是骂声,反正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陈国思注意自己这儿,让陈国

思知道自己在这儿。

陈国思走了几趟,不走了。他坐在老母的棺材前打瞌睡。但就这样,这儿的热闹也不减。做法事的照常勤奋地做着,打牌的照常刻苦地打着,老家本来只有几户凋零人家,平时只有几只鸡叫叫,狗叫叫,鸟叫叫而已。可这回,这儿却热闹得差不多可以把陈国思死去的老母都吵活了。

后来,陈国思干脆找张床睡下了。他想,不用他操心,母亲一样的可以满意了。正儿八经睡上床了却不能一下子睡着,他想女人了,但想的不是夏艳,想的是曾娅。从他骑过了曾娅过后,再骑夏艳的时候他也想的是曾娅。往往是,半夜里渴望曾娅了,把夏艳拉过来,闭着眼当曾娅使。闭着眼,眼前晃动的是曾娅年轻可人的脸,和虽然还年轻但已经不新鲜了的夏艳干起来也一样来劲。这下他可真想把夏艳拉进来,可夏艳那因守夜而熬得憔悴不堪的脸在眼前一闪,他又没情绪了。他抱着一份对曾娅年轻身体的怀想和一份遗憾慢慢地走进了梦里。

夏艳说的管,也不过就是帮忙的人在拿不准的时候问问她而已。可跟像陈国思这样的人家办事,只要大事方面有了方向,就没事可问了。

不过,有一件事,在帮忙的人看来既不是大事,却也不是不问就可以去办的小事。那就是立碑。陈国思按老母的遗言,一定要为老人修一座像样的坟墓。这坟墓修成多大,修成个什么气派样,陈国思都不用操心,只要把钱拿出来,修墓的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立碑,关系到碑文的问题。找陈国思,说陈县长刚睡下。就找夏艳。夏艳在棺材边打瞌睡,被人叫醒,一时

听不明白找她的人说了什么。找她的人只得哈着脸，哈着腰，把脸送到睡眼迷茫的夏艳面前，轻声问她，要立碑，你看怎么办？夏艳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豪气地说，该立就立呀，不用问了。说完眼睛又想闭上了，老母死了要守夜，可把她瞌睡惨了。可来人不走，还把作呕的口臭味送到她鼻子下来。她只得把头抬起来，梗着脖子，让自己离那张臭嘴稍远一点。

来人说，是这样的，立这个碑要署孝子的名，按规矩必须落陈县长的结发妻的名字，孝孙也只能落他和前妻生的儿子……来人还没说完，夏艳瞌睡全醒了，她问，那我和我儿子呢？来人扯出一脸很为难的表情，不说。不说的意思夏艳一下子就明白了。她大着声叫起来，不行，我才是他的合法妻子，这丧事也是我操办的，为什么碑上不落我的名却要去落他前妻的名？声音太大，引来很多目光。来人像是偷了主人的东西被她抓住了一样尴尬，红着脸跟夏艳解释，说，你不明白，这是规矩。夏艳火了，说，什么规矩不规矩，我说不行就不行。来人说好吧，走了。

来人走了，夏艳继续打瞌睡。她没有想到这个说过“好吧”的人从她身边走开后还是去找了陈国思，更没有想到陈国思说，按规矩办，该署谁的署谁的，夏艳的意思不要管。

陈国思被叫醒的时候，他正在梦里跟曾娅恩爱，睁开眼睛时全身的兴奋还没有退去。一听说是刻碑文这样的小事，想都没想就说，谁怎么办就怎么办。说完了赶紧睡，想续上刚才的梦。

有了陈国思的这句话，办事的人就放下胆子干了。

丧事办了整整七天，一件大事终于落幕了。小寨子突然安静下来后，陈国思和夏艳都没瞌睡了。他们都像睡了好久，把所有的觉都睡完了一样。跟老母告个别，就可以离开老家回到县城去了。两口子带着儿子，后面跟着前妻李桂琴和儿子，去跟老母告别。老母的坟墓修得宏伟气派，都想认真欣赏。这一欣赏就出问题了。这问题就出在署名上。碑文上署名“孝子：陈国思，孝媳：李桂琴，孝孙：陈小陈。”夏艳很惊讶。她睁大了眼问陈国思，这是怎么回事？陈国思正在认真看墓上的字，写这个字的人是他要娶的，他平时也喜欢练个书法什么的，修这个墓他什么都没管，单管了写字这事。他要娶的是县里的书法权威，一个曾在国家级书

展上得过奖的老书法家，为他老母写的碑文。正研究着字的陈国思没有理会夏艳，夏艳就一把扯过他，指着碑文上的李桂琴这个名字，问，这是怎么回事？陈国思这下知道夏艳指的是什么了，他扫了一眼后边的李桂琴和陈小陈，回头对夏艳说，这是规矩。夏艳眼睛里出了火，一把扯过身边的儿子，问，难道这不是你儿子？又拍拍胸脯，问，我不是你妻子？陈国思不耐烦地看一眼夏艳，说，不就是一个名吗？你争这个干什么？夏艳还不罢休，说，既然我不是你妻子，那你还跟他们过去！夏艳指着李桂琴说的这话，陈国思也跟着她的指引看着李桂琴。他这个时候非常讨厌这个在老母坟前取闹的夏艳，但李桂琴那张陈旧的脸又如何能唤起他的爱。说实在话，陈国思作为一个县长，胸怀是博大的。博大的胸怀里是有很多爱的，这些爱可以同时洒向多个女人，而且还能同时让这多个女人心里装得满满的。可 he 不想给李桂琴，李桂琴是他走路时丢下的一件废品，谁还会重新去爱一件丢弃的废品呢。

但夏艳偏要叫他找人把碑文重新刻过，要不然就叫他去跟李桂琴过，陈国思就很生气，说，你可别闹，再闹我还真不跟你这种斤斤计较的人过了。

陈国思说了这话就走人了，平时出门都要跟夏艳说一声的，为的是让夏艳不要随便打电话找他。他是个县长，老在家呆着不正常，但总不在家也不正常。他有好一段时间不正常了，但夏艳暗暗查过了，陈国思出门时说的理由有一半是真的。对另一半，夏艳也想弄清楚，下回陈国思说要去哪里干什么时，夏艳也说自己正好要去某某家打牌，就一起出了门，还跟着陈国思走。看着陈国思真去了他说要去的地方，她却不去某某家了，躲一边看陈国思是不是会出来，走另外一个地方。但陈国思没有出来。

这一次，陈国思没有说他要到哪里，他很威严地关上门，大步走了。

不用回头看，他知道他出门时的威严足以把夏艳堵在屋子里。他知道女人是喜欢思考却又是一思考就显得很笨的动物，他刚才的那句话和他的严肃表情已经可以让她呆呆地在家思考上几个小时了。

陈国思今天心情不大好，是夏艳惹的。女人惹得心情不好当然要从女人那里补偿回来，他径直去了曾娅那里。

曾娅是他爱了好一阵的女人了，他刚刚让她从一

个办公室的小秘书变成了办公室副主任。曾娅还是个单身,而且他还给她租了房子,但他却很少去她那里。从来,都是他一个电话,曾娅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来到他身边,完成他们的恩爱。他对曾娅说,他喜欢浪漫。他说的浪漫指的是在野外做爱。

今天他很生气。县长生气也跟常人一样,什么浪漫啊个性啊都放到一边,先泄火为要。

曾娅很惊喜,说县长大人居然光临曾娅的偏堂了。说着就扑上来,把陈国思紧紧抱住了。陈国思进来时还一脸威仪,曾娅扑上来,就把他一脸的威仪扑得没影了。那张脸变成了通红的,燃烧着欲望的脸。他激动的双手在曾娅的身上乱走,嘴里说的是,想死我了,小妖精。曾娅蛇一样扭动,把他全身的火都点着了。

然后他们就一起燃烧。

陈国思回到家中,夏艳劈头盖脸就问,去哪了?陈国思说,去哪了?你说我去哪了?我这个一县之长,都一个周没上班了,我不去政府里看看行吗?夏艳扭歪了脸说,你骗谁呀?陈国思急忙把威仪挂上脸,说,我没有心思跟你扯。夏艳一把抓过他,歇斯底里地喊,我一看你这张脸就知道你在骗我?陈国思慌忙摸自己的脸,感觉自己的脸有些热,他知道自己疏忽了。从曾娅那里出来时他很满意,他不注意就把这满意带到夏艳面前了。但他不是常人,他能马上把脸变得比川剧里的变脸戏还快。他在摸自己的脸的时候就已经换上了县长的威严的脸了,他用这张脸对着夏艳说,我这张脸,是县长的脸,你要是嫌弃了,就去找另外的人过吧。

夏艳听到了县长两个字就清醒了,是啊,陈国思是县长,她就是县长夫人,县长夫人相当于半个县长,有了这半个县长就什么都有了,那么还去在乎一个死人墓碑上的那个署名干什么呀。夏艳嘟着嘴说,可不许你再欺负我们娘俩了。陈国思用他那双县长的眼看了一眼夏艳,露出一丝笑来,心里觉得这夏艳嘟起嘴来还有几分可爱。嘴里软下来问,儿子睡了?夏艳没好气地说,这么晚了,他不睡干什么呀,他又不是县长。陈国思说,那你还不睡?夏艳说,我怎么睡得着?陈国思坐到夏艳旁边,很体贴地问,怎么睡不着,还为碑上署名那小事?陈国思想抽支烟,都点上了,却给夏艳夺了。夏艳夺了他的烟,把自己塞进他的怀,撒着娇说,我可以不想那事了,但我想你呀,都一个周没碰我了

你。陈国思应付着在夏艳的胸上捏了捏,却又拿回了烟。他说,这几天的丧事把人拖累了,我们好好休息两天吧。夏艳揣在他怀里的身子渐渐退了热,懂事地起来,洗漱去了。陈国思用心把一支烟抽完,去洗澡了。他得把身上的曾娅的气味洗干净,再去和夏艳睡。

夏艳不想关于碑文署名的事了,她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一个县长夫人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回到幸福生活后,她觉得自己真傻,差一点为了一个死人墓碑上的署名丢掉了这份幸福生活。她想她以后可再不能犯这种傻了。

可上天好像非要让她再犯这样的傻不可。上天安排曾娅给她写了一封信。

“夏艳,我是曾娅。我们很熟是吧?但你却一直都不知道我是你丈夫的情人吧?你丈夫,陈国思,跟我都睡了半年觉了,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要离了你,和我结婚啊?他可是这样跟我说了好多次了。但他只说,我想肯定是你缠着他不放吧。其实,他都不爱你了,你还缠着他有什么用?不如让道吧,趁着陈国思的骨头还没老硬,让我也堂堂正正做几天她的合法妻子,过几天县长夫人的幸福日子吧。”

你说夏艳会怎么样?

她当然做不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她在单位上读了这封信,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不动声色地回到家,已经很不容易了。她一直在家里激动地等待着陈国思回家,当陈国思开了门,换了拖鞋,又关上门跨进客厅后,她就扑过去,把那封信和一个耳光打到了陈国思的脸上。陈国思怔了一会儿,但他看到夏艳脸气成的猪肝色,就捡起了地上的信。一看,他的脸也成了猪肝色。夏艳这回没有歇斯底里,人的气生到极限了,就不是歇斯底里能解决的了。她全身打着摆子,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

陈国思看完了信,准备撕掉,却给夏艳抢过去了。

夏艳打摆子的身子终于找到该干的事了,抢过信后,夏艳突然一阵窃喜。她甚至笑出声来,说,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

陈国思一时间被夏艳这笑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他就找准北了。找准了北的陈国思一张县长脸纹丝不乱,他用一种对下属说话的口吻对夏艳说,事情都明白了,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吧。夏艳却说不出话来。不能都不说话呀,于是陈国思又说,如果你不想跟我

过了,我可以给你钱。儿子给我,钱,你开个数吧。夏艳还是说不出话来,陈国思还得接着说,如果你不想放弃这份优裕的生活,你就当这事没有发生,曾娅那边我去摆平。我一个县长,有个把女人算什么,老实跟你说,上上下下的男人们,哪一个在外面没有几个女人?我这样的,只有一个,已经正派得很了。夏艳突然说话了,她说,不对!除了这个娼妇,还有!陈国思顿了顿,说,就算你说对了,一个县长在外面有两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夏艳咬着嘴唇说,陈国思,我要告你。陈国思开始吓一跳,可一想,又笑了。他想夏艳肯定不会那么傻。他说,你会那么傻?你不会那么傻。

他肯定夏艳不会那么傻,就自己抽烟看电视去了。他说,你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吧,先别说傻话。

2

夏艳的确表现出了非凡的冷静。她一夜没理会陈国思,睁着眼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她就拿着曾娅写的那封信去了纪委。因为事关县长,纪委书记不敢随便说话,看着那封信,脸涨得通红。夏艳知道纪委书记心里为难,夺过他手里的信,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复印件甩给他,说,你要是不管,还有别人管。纪委书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夏艳已经走了。

夏艳真是傻到了家,她从纪委出来就去了县委,她直接把那封信给了书记。等书记看完了,她抢过信,把信的复印件递上,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按理说,这件事只有这么几个人知道,还都是些学会了管嘴的人知道,是不会很快传出来的。可不知道怎么的,还是漏了风声。这风声一传出来,跟着风满城跑,耳朵灵的就知道了,后来,耳朵不灵的也知道了。

传说有几个版本,一个版本说陈国思在跟小情人曾娅做事的时候给夏艳抓着了,陈国思和曾娅跟夏艳磕头,夏艳一时心软,没把他们怎么样。过后一想觉得吃亏太大,一狠心就把陈国思告了。

另一个版本说,陈国思把贪污来的钱放一些在曾娅那里,被夏艳知道了,要陈国思把钱全拿回来。陈国思不承认有这回事。夏艳说你在外面搞女人还不够,还要把钱也给那婊子,我要告你,说告就真告了。

不管哪一种版本,人们传说起来一样的精神振

奋。毕竟这个传说的主人翁是县长,是他们的父母官啊。

和曾娅住对门的成新两口子,把几个版本的传说都听回来了。两口子在家里压抑着嗓子争论,可好半天都没统一看法。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陈国思肯定有大部分的赃款在曾娅那里。女人说,这回,那些赃款可要见天日了。成新却说,妈的,让上面查去了太可惜了。女人不解,成新怪怪地笑笑,对着女人的耳朵说,不如我们去偷来。女人一听眼睛就亮了,可瞬间又熄了。成新又怪怪地笑,说,我得趁早,要不然陈国思会把钱转移的。女人也怪怪地笑,说,你以为那骚货那里真有钱?现在谁还把钱放家里?除非是傻子。成新不笑了,一脸板正,说,你就不懂了,什么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要是她那里没钱,我让你把我的鸡巴砍了。女人就笑起来,说,算了,我还是相信你的吧。把你那东西砍了,我怎么办啊。成新噗地一声笑起来,眼睛看着对门的窗户,脑子里正上演着他偷潜进那间屋子后的情景。

成新真干了,成新以前不是小偷,他是一个很正规的国家干部。成新以前不是小偷并不是说成新的身体里没有小偷的基因,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偷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成新以前没当小偷只能说明以前没有什么东西能诱出他的偷的欲望。这回,这些个被人们传说的一大笔县长的腐败款终于让他心底里那个叫偷的欲望醒来了。

他是开门进去的。曾娅住的不是一般的房子,是跟成新一样的上着防盗门的很宽敞的房子。为了进这门,成新准备了两天。第一天,他假装两口子都忘了带钥匙,请来了开锁王为他开锁。开过了锁,他请开锁王进馆子喝酒。一顿酒喝过,跟开锁王成了兄弟,说自己两口子都爱丢钥匙,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麻烦开锁王兄弟。开锁王喝酒喝得忘了自己是谁,就跟成新细说了一通。

第二天,成新做好充分准备,在自家门上作了一回试验,还真把门打开了。

当晚,他就行动了。

他一下子就打开了,就好像曾娅早知道他要来,给他留着门一样,他进去得很顺利。

他是戴着面罩进去的,为的怕曾娅发现了,认出他来。人一旦有了充分准备,干起事来就从容多了。成